

勇敢是好的品质,但不是任何情况下都应如此
忠诚的人值得敬重,但也并不总是如此
始终如一的诚实不一定会让人永无烦恼,反而可能招致纷争
如何划分我们要尊敬的世界和唾弃的世界
那么,首先要了解复杂而又光怪陆离的“我们的本性”

为什么我们乐于为善? 阻止我们为善的又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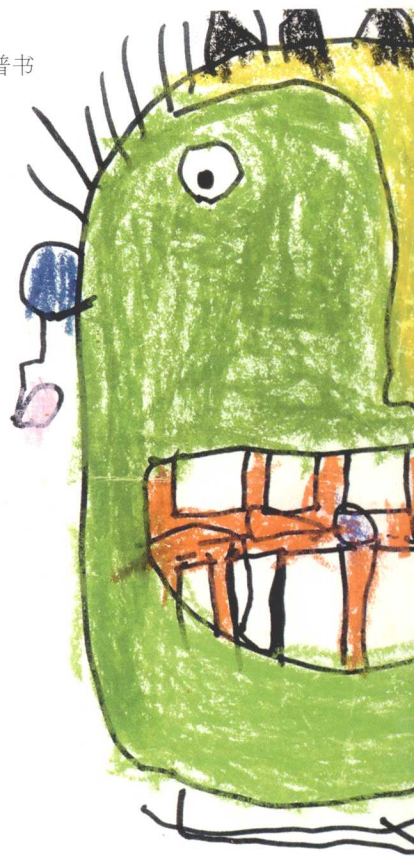
融合哲学、心理学、物理学、生物学、演化学、大脑科学、德式思考艺术的哲普书
敞开一趟探索人性与善恶的深刻思辨,一场挖掘自我本性的刺激旅程

Die Kunst, kein Egoist zu sein

不自私的艺术

[德] 理查德·大卫·普列斯特 著
林宏涛 译

**Richard David
Precht**



电子工业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http://www.phei.com.cn>

013033193

B82-49
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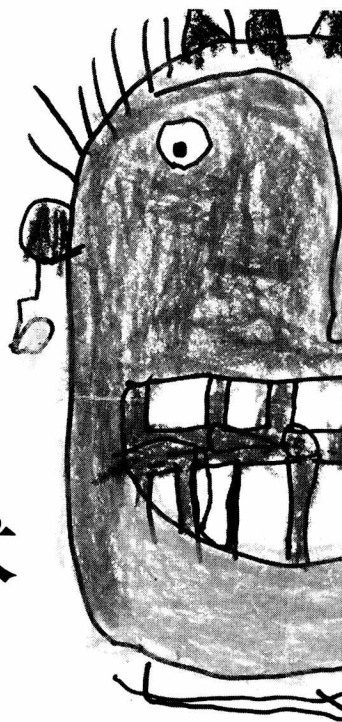


Die Kunst, kein Egoist zu sein

Richard David
Precht

不自私的艺术

[德] 理查德·大卫·普列斯特 著 林宏涛 译



电子工业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北京·BEIJING



北航

C1639656

B82-49
57

20130510

Original title: Die Kunst, kein Egoist zu sein by Richard David Precht ©2010 by Wilhelm
Goldmann Verlag, a division of Verlagsgruppe Random House GmbH, München, Germany

Copyright © 2010 by Good Experienc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简体字版授予电子工业出版社独家发行。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
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贸易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1-471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不自私的艺术 / (德) 普列斯特 (Precht, R.D.) 著; 林宏涛译. —北京: 电子工业出
版社, 2013. 4

书名原文: Die Kunst, kein Egoist zu sein

ISBN 978-7-121-19734-5

I. ①不… II. ①普… ②林… III. ①伦理学—通俗读物 IV. ①B8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41907 号

策划编辑: 胡 南

责任编辑: 李 影 特约编辑: 韩奇桅 文字编辑: 胡 南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173 信箱 邮编 100036

开 本: 720×1000 1/16 印张: 22 字数: 320 千字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5.00 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 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售缺,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联系及邮购电话: (010) 88254888。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 zlts@phei.com.cn, 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 dbqq@phei.com.cn。
服务热线: (010) 88258888。

序 论

约瑟·克胥纳（Joseph Kirschner）是奥地利记者和电视剧作家，他在1976年写了一本很畅销的励志书《自私的艺术》（Die Kunst, ein Egoist zu sein），他或许并不知道，三十年后的社会现实会远远超乎他的想象。当时克胥纳认为，我们的社会病了，因为大部分人们太随波逐流，而错过了自己的路。（注1）“那些阻碍我们自我实现的种种弱点，很无情地摊在我们眼前，”他在封面折口里说。我们不应该只是渴求爱、赞美和承认，而要毅然决然地抛开他人的意见。宁可做个成功的利己主义者，也不要当个胆小的盲从者，该福音如是说。

在2010年的德国，我们有不同的事要担心。自我实现的想法，现在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而是每天要烦恼的事。每个人都想要与众不同。但是利己主义却失去了它禁忌的魔力。克胥纳欲去之而后快的那些“弱点”，现在却是人们处处怀念的东西：体谅、羞耻心、乐于助人和谦虚。被批评为“利己主义”的银行家，是最近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经济学家和政治人物公开质疑以利己自私为基础的经济体系的好处。企业顾问教导经理人如何协调合作。许多致祝词者也经常感慨价值观丧失的代价有多么高。谈话节目莫不大声疾呼“新道德”。看来“不自私的艺术”似乎正方兴未艾。

没有人会吝啬于呼吁道德重整。话说回来，那样做也好处多多。那不花一块钱，又可以提升一个人的形象。但是在地球村的时代里，我们其实非常欠缺对于道德的重新审视，一种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体系竞争之后的道德，一种在气候变迁、工业危害和环境灾难的时代里的道德，一种信息社会和多元文化的道德，一种全球重新分配和正义战争的道德，至今，对于人类的道德究竟如何作用，我们似乎仍然所知甚少。

这本书旨在探究这个问题。关于人类的道德本性，我们知道了什么？道德和我们的自我认知有什么关系？我们的行为在什么时候与道德有关？尽管我们原本

都愿意行善，为什么有些人做不到？我们要如何改变社会，才能持续“向善”？

道德究竟是怎么回事？那是我们彼此互动的方式。我们以道德去做判断，将世界分成两个部分：他所尊敬的世界，以及他所唾弃的世界。日复一日，无时无刻，我们总会以善或恶、可接受或不可接受去做判断。而关于道德的善的内容，人们的想法倒是颇为一致的。那是某些价值，诸如正直和诚实、友善、忠实、济弱扶倾、乐于助人、怜悯和慈悲、礼貌和尊重、勇敢和刚正不阿。它们都是善的。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却没有绝对确定的善的定义。勇敢是个很好的性格，但在任何情况下皆如此。忠诚的人值得人们敬重，但并不是总是如此。而始终如一的诚实不会让人们上天堂，反而可以招致各种纷争。

仅仅探究善“应该”是什么，那并不足以了解善。我们必须先了解我们复杂且光怪陆离的本性。但是“我们的本性”又是什么东西呢？苏格兰哲学家戴维·休姆（David Hume）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观察方式。（注2）以前人们如一个解剖学家一般地研究它，探索它的“最神秘的起源和原理”，现在则由大脑科学家、演化生物学家、行为经济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接续完成。其次，以前是以一个画家的观点，他眼前看到的是人类行为的“优雅和美”，现在则是神学家和道德哲学家的管辖范围。但是正如一个好的画家会研究人体解剖学一样，现在的哲学家也必须钻研大脑科学、演化生物学、行为经济学和社会心理学的梗概。对于我们的本性的研究，绝对不只是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的“善意”。它们也会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很少听那些“善意”的话。或许它们也可以告诉我们如何对抗那些“善意”。

关于什么是人类的“本性使然”，始终莫衷一是。每一种解释都穿着时代的长袍，它们的观念也都以此去剪裁。对于一个中世纪的思想家如圣多玛士（Thomas von Aquin）而言，所谓的“人性”（*natura humana*）只是上帝吹入的灵（气息）。我们能明辨善恶，是因为上帝给了我们一个内心的法庭，也就是良知。到了18世纪，法庭撤换了它的创制者。以前那是上帝的造就，对启蒙运动的哲学家而言，则是理性的作用。我们清晰的理性亲切地为我们臧否各种原则和行为模式的良窳。但是现在有许多自然科学家却认为，“良知”既不关上帝的

事，也和理性没有关系，而是生物远古的社会本能的总和。

因此，也有越来越多的生物学家涉足道德的领域，而且似乎很成功，或许太成功了，正如演化生物学家威尔逊（Edward O. Wilson）在1975年所主张的：我们应该暂时要哲学家把伦理学让出来，并且把它“生物学化”（注3）。其实，在舆论、电视，以及形形色色的报章杂志上面的解释权，现在都落到自然科学家手里了。理所当然的，“在有教会以前就有道德，在有国家以前就有商业，在有货币以前就有交易，在霍布斯（Hobbes）以前就有社会契约，在有人权以前就有社会福利，在巴比伦以前就有文化，在希腊以前就有社会，在亚当·斯密（Adam Smith）以前就有自私，在资本主义以前就有贪婪。所有这些都是人类本性的表现，自从更新世的渔猎采集时代以来即如此。”（注4）

我们的道德能力始自动物界，对此是无庸置疑的。问题是，我们的道德在生物和文化层面上如何有目的和意义地开展。在演化的历程里，我们的大脑必须克服不可胜数的新挑战。大脑越是聪明，困难且漫无头绪的道德问题似乎就越加复杂。正如我们有互助合作的倾向，我们也会有猜疑和成见。尽管我们渴望和平与和谐，却也会有侵略性和仇恨。

两千年来哲学家都在探索着一以贯之的道德逻辑，对生物学家而言，至今仍然是不得其门而入。他们急于从“自私”的原则下手，认为社会生活的动力无非竞逐利益。而正如资本主义里的自私原则终究会归结到全体的利益，基于自私的本性而互助合作的猴子也会造就出“人性”来。这个道理很清楚。在若干年前，这个说法颇为符合我们的时代精神。但是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科学家勾勒出来的人类形象，现在却已经幻灭。若干年前，我们还是冷静计算的利己主义者，而今在许多生物学家、心理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眼里，却成了友善而互助的生物。当我们做了好事，我们的大脑会以快乐回报我们。

关于基因如何影响我们的行为，十年来在看法上也有重大的改变。然而关于人类文化的演化的基本假设却仍然停留在猜测阶段：我们脑部的演化、口说语言的形成、性爱和伴侣行为之间的关系、人类互助合作的精神的开端，凡此种种，

我们其实都还没有确定的认识基础。

我们的生物学研究是探讨我们“为善”的能力的一个重要手段，但也只是众多方法之一。我们也是动物，为什么会有自相冲突的意图，为什么能够哭，为什么会幸灾乐祸，在其演化过程当中，为什么会严格遵守关于其本性和道德的数学理论和精确计算的模式？我们有着理性的能力，却以不理性的方式去利用它，这就证明我们是很特别的生物：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感受、思考和行为。

这本书以道德为题目所涉猎的领域，在大学的世界里，则散落在众多学科和学院里。从社会生物学到先验哲学式的道德论证，从英国经验论到认知科学研究，从亚里士多德到行为经济学，从灵长类动物的研究到人种学，从人类学到社会语言学，从脑部研究到社会心理学。

在这些学科里，大部分的科学家对其他领域的研究知之不详。在他们的研究里，人类的道德分裂成不同的理论学派、思考方向、学科领域、局部的面向和观点。所以说，要写一本关于道德的旅游导览实属不易。要找到穿越各学科的林间幽径，就是一件很费力的事。惜哉若干颇有可观之处的科学不得不舍弃不顾，某些清楚明白的数据也无法利用。

本书第一部要探讨我们道德行为的本质和基本规则。人性本善、人性本恶，抑或不善不恶？关于人性的观念，至今仍然没有符合现实的理论。我试着以许多新近的研究成果，去会通哲学里若干重要的古老思想。人类内心深处是受自我中心、贪婪、权力本能和自私所驱使吗？在金融危机的时代里（不仅仅是这次的金融风暴），我们处处阅听到的是什么样的人性？人们经常称为“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译注1）的人类本能，只是卑劣败坏的东西吗？或者如歌德大声疾呼的，人性当中也有高尚的、乐于助人的、善良的部分？如果有，那会是什么？在什么条件下会显露出来呢？

柏拉图以“善的理型”首先建构了一个明确的世界观。相对于种种理型，人类本性可能为善或为恶。根据对于猴子和人猿的研究，我们知道我们都有根深蒂固的合作天性。但是我们也明白了为什么我们的行为如此反复无常。正如我们受

到差别待遇而愤愤不平，我们的同情心同样有生物学上的根源。道德是很平常的人性需求，诚所谓“为善最乐”。反之，我们不觉得不道德的人生会长久幸福。因为人类是唯一会为其行为自我辩解的生物。而辩解的方法，我们就称之为“理由”。构成我们的道德世界的，不是基因或利益，而是理由。

以上听起来似乎都对。但是既然几乎所有人总是意欲为善，那么为什么世界上仍然邪僻横行呢？就算我们找到种种理由，知道如何审度和辩解，却不一定能让我们成为更好的动物或人类。作为危险的嫁妆，它们也为我们配备了几乎无法控制的武器，随时会对准自己或别人。不然为什么我们几乎总是有理的一方？为什么我们总是不觉得有过失责任？我们是如何实现或压抑我们的善意的？

本书的第二部则是要探讨以下的难题：我们的自我要求（Selbstanspruch）的心理学与日常行为的心理学的区别，以及道德的立意和实践之间的矛盾。

我们的两难其实显而易见：一方面，我们有道德本能的古老遗传，置身于现代世界里，道德本能经常会指引我们正确的道路；但是我们也经常无所适从。另一方面，理性也不一定可以救我们脱离困境。我们的社会本能和我们的思考，我们的思考和我们的行为，它们彼此的差距越大，意欲和行为之间的鸿沟就越深。有了这条沟，我们才会有许多事后的道德自责：我们会抱怨、绝望、后悔。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所认识的人几乎都能择善而行，但是世界仍然充斥着不义和卑鄙。因为我们是唯一能够既怀有善念却又弃之不顾的生物。因为我们有办法以双重标准去评断自己和他人。因为我们很少会找不到借口。因为我们很喜欢美化我们的自我形象。因为我们从小就学会推卸责任。

要探讨的问题是，我们由此种种可以就未来的共同生活得到什么启示。如果布雷希特（Bertolt Brecht）（诗人当中伟大的社会学家）说的没错，“衣食足始有道德”（译注2），那么，在像德国这样饮食过剩的国家，道德应该也一样多吧。其实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主义的国家里，可以说拥有历史上最自由、宽容的文化。但是人们仍然抱怨价值的沦丧，而且他们的抱怨不无道理。各种德行和公民道德荡然无存。教会、祖国、家乡环境、世界观，它们是中产阶级的繁荣时代

里的古老建筑，我们以前的道德勉强住在里头，现在它们却土崩瓦解。而有谁会为此大惊小怪？如果一个来自外星的观察者，只花一天的时间研究电视广告、广播、报纸、网络，他大概完全看不出来我们是生活在民主社会里；也看不来我们有个作为合作、凝聚和团结的基础的社会秩序。他所观察到的，或许会是一个宣传，斥资数十亿，却只是不停地鼓吹自私自利。

我在书里也想要提出来，我们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如何尽可能做得更好。那不只是起心动念的善恶的问题；更是在于我们如何推动淑世利他的工作，在一个数百年来难得一见的社会里；也在于我们如何重建一个奖善惩恶的社会体制。

我要谢谢所有读过本书初稿且不吝给我建议和指正的人们。洪堡大学的克劳斯教授（Jens Klaus）以多生物学家的锐利眼光读这本书。科隆大学的穆斯怀勒教授（Thomas Mussweiler）以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去读它。法兰克福大学的曼克教授（Christoph Menke）以哲学的观点审视这本书，杜易斯堡埃森大学的茵根希普教授（Hans Werner Ingensiep）以哲学家和生物学家身份给我许多意见。吕贝克大学的彼得斯教授（Achim Peters）以神经生物学的观点去评断这本书。琉森大学的赫伯林教授（Juerg Helbling）以社会心理学家和人种学家的立场对我启发良多。他们的建议和批评都非常有价值。我要感谢艾比希教授（Torsten Albig）为我详尽解释小区政治的问题，也要谢谢莫勒（Martin Moeller）和汉斯（Hans Juergen Precht）的批评和建议。我更要感谢马提欧（Matthieu）、戴维（David）和朱丽叶他们的校对，以及我的妻子卡罗琳（Caroline），没有她，这本书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我还要谢谢德国铁路局。这本书大部分的写作都是在拥挤的火车上，是在餐车及混乱的四人座桌子上完成的。经常是在莫塞河忧郁的寂静早晨，搭乘完全无可利图的火车支线，夹杂在采购客、通勤族和球迷当中，往来于科隆、科亨（Cochem）、卫特利希（Wittlich）、瓦撒毕利希（Wasserbillig）和卢森堡之间。我要感谢那无数的对话，我成了他们非自愿的见证人。他们一再让我更

加相信，只有哲学家才会经常搞不懂人性。我要谢谢餐车上不知名的服务生，他和我一起度过许多早晨，他的信念和反省也经常陪伴着我的写作。但愿德国选民和纳税人能够继续成功阻止德国铁路公司的股票发行，当然不只是为了我的利益着想。

2010年8月于卢森堡乡村

理查德·戴维·普列希特

注1：Josef Kirschner：Die Kunst ein Egoist zu sein，Droemer-Knauer 1976.

注2：The Letters of David Hume，2 Bde.，hg.von J.Y.T.Greig,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1/32,hier Bd.1,S.32 f.

注3：Edward O.Wilson:Sociobiology.The New Synthesis (1975) ,25th Anniversary Edition,Belknap-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5.562.

注4：Matt Ridley:Die Biologie der Tugend.Warum es sich lohnt,gut zu sein,Ullstein 1997,s.340.

译注1：见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就业、利息和货币的一般理论》。

译注2：见布雷希特《三分钱歌剧》。

目 录

第一部：善与恶 / 001

- 第一章 柏拉图的脱口秀：善是什么 / 002
- 第二章 德行的对手：善与善的竞争 / 012
- 第三章 狼群中的狼：所谓的恶 / 021
- 第四章 贵族、无政府主义者、自然科学家及其传承，我们如何互助合作 / 031
- 第五章 意图的演化，我们为什么要相互理解 / 039
- 第六章 会哭的动物，心理学的本性 / 048
- 第七章 尖叫的卷尾猴，公平是天生的吗 / 060
- 第八章 感性相对于理性，我们是如何做决定的 / 068
- 第九章 天性和文化，我们如何习得道德 / 079
- 第十章 社会的棋局，人类心里藏有多少自私 / 090
- 第十一章 心安理得，为什么我们乐于为善 / 099
- 第十二章 善与自我，我们的自我形象如何驱策我们 / 107
- 第十三章 我自己的朋友，一种善的生活可能是什么样子 / 115
- 第十四章 禅师的猫，道德是举世皆然的吗 / 123
- 第十五章 香格里拉之游，为什么不应该有战争 / 131

第二部：意欲和行为 / 141

- 第十六章 道德的隧道视野，动物性的感受，人类的责任 / 142

- 第十七章 部落的道德：为什么模仿先于理解 / 151
- 第十八章 脑筋死板的牧师们：我们、别人，以及完全陌生的别人 / 160
- 第十九章 很正常的杀戮，在道德的调度场里 / 168
- 第二十章 米尔格伦实验，我们如何改变我们的界限 / 175
- 第二十一章 非关个人，我们如何对自己隐藏自己 / 183
- 第二十二章 分级比较，我们为什么从来都不用负责 / 192
- 第二十三章 道德的账户管理，我们如何哄骗我们的自我认知 / 200
- 第二十四章 捐客、可可和迦纳的孩子们，为什么总是不关我们的事 / 209
- 第二十五章 在蜘蛛网里：金钱和道德有什么关系 / 217
- 第二十六章 小花园里的杀人案：为什么人们不把道德规范当回事 / 226

第三部：道德与社会 / 235

- 第二十七章 在红皇后的国度里：我们的社会哪里生病了 / 236
- 第二十八章 身为不丹人的快乐：我们为什么不知道我们有多么富有 / 245
- 第二十九章 来自复活节岛的问候：我们的财富为什么不再增长 / 252
- 第三十章 神话、市场、经济人：是什么在推动经济 / 261
- 第三十一章 往弗来堡的回程当中……要去做什么呢 / 268
- 第三十二章 艾克曼和穷人：经济要担负什么责任 / 277
- 第三十三章 重返德行：如何促进公民意识 / 287
- 第三十四章 快乐的纳税人：如何应用奖励的方法 / 296
- 第三十五章 城市、地区、国家：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视野 / 304
- 第三十六章 疏离的共和国：我们的民主生了什么病？ / 311
- 第三十七章 公民的协商：民主可以怎么改革 / 319
- 第三十八章 演讲者角落：公共责任感的丧失，以及如何重拾它 / 326
- 后 记 / 336

第一部

善与恶

第一章

柏拉图的脱口秀： 善是什么

脱口秀是什么，大家都很容易了解。脱口秀是广播和电视上以谈话方式表演的娱乐节目。主持人邀请来宾齐聚某个地方，大部分是摄影棚，主持人会访问他们，并且和来宾开始一场由他主导的对话。

到目前为止还算清楚。但是那是谁发明的？如果维基百科是可信的话，脱口秀应该是源自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发明的。在德国则是于1973年跟进，你们还记得吗？狄特玛·荀海尔（Dietmar Schönherr）的《夜越深》（Je später der Abend）。但是脱口秀真正的创作者其实是……柏拉图（Platon）。

大约在公元前400年，希腊哲学伊始于一个关于世界的“大哉问”的对话：我应该如何生活？幸福是什么？善是什么？我们需要艺术做什么？为什么女人和男人无法相互了解？

那场秀的制作人叫做柏拉图，而主持人则是苏格拉底（Sokrates）。他可是沙场老将。他若无其事地把对话串在一起，引导每一回合的对话，给予重要的鼓励，提出可能有陷阱的问题。他经常以诡辞让其他人晕头转向。开始对话的时候，其他客人原本很坚持他们的看法，但是到了后来，他们不得不承认苏格拉底是他们当中最聪明的人。而他们也或多或少得出一致的意见。其中总会有两位、

三位或四位对话者是社会地位很高的来宾，政客、诗人、预言家和教育家，名声显赫的政治人物、军事将领，以及修辞学家或艺术家。每一场对话也都会有不同的舞台作为背景。有时候宾客齐聚在某个社会名流的大宅院，有时候他们会到雅典近郊散步，有时候则是在晚餐时聊天。他们甚至会在监狱里碰面。舞台就像宾客一样真实可靠。唯一困难的地方，就是每个人都要上场而且被驳倒。由于缺少电子播放设备，制作人只好用纸记录下来。

无论如何，作为西方世界第一个思想家，对于各种想象、看法和理念，柏拉图不想一语带过，而是充分讨论它们。在我们所知的柏拉图的作品当中，差不多都是这样的讨论和针锋相对。但是整个作品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个柏拉图究竟是什么样的家伙？

这个年轻人有着令人称羡的生活，可以说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注1）他的家庭有钱有权。但是他却无缘过一种平静的生活。时代在改变。柏拉图在公元前428年出生，那一年雅典的政治超级明星伯里克利斯（Perikles）刚去世。那是一个时代的转折点。和斯巴达的叛军的长期血腥战争正如火如荼，到头来，雅典灭亡。

不过柏拉图倒是平安无事。尽管雅典战士在西西里岛战败身亡，斯巴达大军所到之处，一路烧杀掳掠，城邦的民主被巨商富贾给偷梁换柱，船舰沉没，雅典的民主接着彻底瓦解，他却能够接受完整的教育。可以想见将来他应该会飞黄腾达，光宗耀祖。

但是，城邦处于无政府状态。社会秩序一夕之间土崩瓦解。人命也不值钱了。有一天，柏拉图在街上遇到一个怪人，一个身无分文的流浪汉，或者说他是个聪明的街友也无妨。城市里的五陵少年对他非常着迷。这个隐士一生放弃名闻利养。他是一个假革命家，身上唯一的武器，就是败坏人心、而且被统治者嗤之以鼻的辩论术。他是一个嘲讽者，捉弄他们的价值观，粉碎他们的处世哲学。这个男子的名字就叫：苏格拉底。

围绕着苏格拉底的故事至少有好几百则。但是在现实生活里，关于他究竟是

何许人，我们其实所知很有限。正如耶稣，他也只是个传说中的人物。也正如耶稣没有留下任何作品，苏格拉底也没写过什么东西。我们所知的一切，都是出自他的对手的断简残篇，以及他的徒子徒孙的歌颂赞美。正如耶稣，我们可以推断有这个人的存在。而对于他的若干仰慕者而言，他的影响则是无远弗届的。

其中孺慕最深的，就是柏拉图。如果这个二十来岁的青年没有遇到他的老师，谁晓得他能有什么名堂。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传福音者。他把苏格拉底塑造成古代世界的超级巨星，逻辑和理性的全才。苏格拉底知道人们内心深处在想什么。他是万有理论的唯一行家。

他和苏格拉底的相遇其实有迹可循。柏拉图很快地就放弃了他的政治野心。他再也不要社会所重视的那些东西。苏格拉底让这个年轻人看清了社会的虚伪和腐败，统治者的谎言、诡诈和私欲。如果整个政治体系都腐烂了，而只是沦为满足私欲的口号，结党营私、享受特权、恣意专断，那么再好的民主都没有用。

公元前399年，雅典的统治者没有耐心再找借口了，他们把苏格拉底拖到法庭审讯他。法庭速审速决，认定他的罪行昭然若揭，于是判处死刑。他们说苏格拉底“败坏年轻人”，在寡头执政者眼里，这个指控再正当不过了。430年后，罗马当局在耶路撒冷也以类似的罪名处死了巡回传教士耶稣：诱惑百姓（原文为“说自己家乡的坏话”，经文为“诱惑百姓”）。无论如何，这两个审判都证明苏格拉底和耶稣确有其人。而他们两人也都是西方文明的先祖。

苏格拉底之死并没使得巨流稍阻，而只是成就了一个烈士。现在轮到柏拉图登场了。他绍述老师的志业，不过财务状况要阔绰多了。苏格拉底去世十二年后，他买了一块地，在那里设立了学校，正是“雅典学院”。该学院的设立是史无前例的。年轻人可以免缴学费，在某种哲学的团契里生活若干年。课程计划涵盖了数学、天文学、动物学、植物学、逻辑学、修辞学、政治学和伦理学。柏拉图希望学生们离开学校时，都是有高度教养的男人。他们应该都怀抱着淑世的理想，也都是思考缜密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的中坚分子，尤其要祛除个人恶习。他们是一支匡正病态社会的哲学救世军。而毕业生们也果真散布到世界各个角落，作

为学院的传道者或是执政者的顾问。

担任这个工作的前提，是要明白认识到什么才是“正其性命”。那的确是柏拉图尤其关心的大哉问。学院里的整个思考都是在这个目标底下开展出来的：认识“善”并且身体力行之。学院派也质疑传统的神话和习俗，批判各种虚伪的真理主张和人生价值观。对柏拉图而言，哲学家的职责在于拨乱反正，找出观念的缺失。社会亟需这样的男人——在柏拉图的世界里，没有女性可扮演的角色。公德和私德的沦丧，战祸连年，百废待举，人们渴望一个新的行为秩序，一个心灵的改革。

那么如何才能是一个正当的人生，更好的人生呢？雅典人应该恢复什么样的道德本质呢？柏拉图早期的作品里透露出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和争辩有多么激烈和尖锐。（注2）他们的渴望如此的迫切。社会危如累卵。年轻人聚集在城邦的公共场所、广场，鼓舌如簧地说出他们的心声。

从现在的眼光去看，我们大概会很纳闷。因为那个问题一点也不新鲜。而对于我们而言，“善”也比古代希腊人所想的要抽象许多。但是在不久前的德国，年轻人还为这个问题激辩过呢。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许多年轻知识分子认为私领域和政治领域没有什么区分。即便是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环保运动也大声疾呼：“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直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经济复苏，关于不同的生活、不同的价值、不同的经济的讨论，才渐渐沉寂下来。

危机时代里的人们总是要探索如何正其性命的问题。柏拉图的时代亦复如是。如果我们想象一下他在做哲学思考时的情境，那么我们面临着经济危机的现代社会，似乎平静安稳多了。西方世界不曾经历过如古代雅典那样的人文艺术的百花齐放和前瞻性的理念的百家争鸣。但是政治强权也正面临着全面的崩溃。

柏拉图救治倾圮的药方，是一个净化的观念。他认为人们必须重新学习如何正当地安身立命。人们不要对国家和社群提出什么要求，而应该从自己下手。因为一个有德行的人也会是个好公民。

话是这么说没错。但是这个理想还涉及许多问题。柏拉图也知道，现实的人